



新刻
頭書

書經集註

梓
材
泰
近
五

四

2197
4



信
2197
4

△音釋云按周本太主所居地客在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旁通云愚按周室王業之興始於太主天於文王成於武王故蔡氏截自文王言之耳

書疑曰此篇當名曰周詩不當名曰泰誓之或當曰河誓次於河誓之誓也

△疏云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
○釋文序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此云武帝者據註疏云

書經卷之四

蔡沉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

司馬遷在武帝之世已見秦誓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不可信故蔡氏不從之

△太全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二年而代紂為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古註小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註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
○旁通云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太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即位之入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日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申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

誓據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秦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祭也恭武之數約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即位之十三年者武王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秦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太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討其在

位之入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日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申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

○旁通云三代有正
朔有正月正月皆以
寅起數是為孟春之
月百王之不易者也
正朔者又謂之正歲
商用十二月即建丑
月也周用十一月即
建子月也前此諸儒
分別未明故有紛紛
之論

王言曰春誓上篇
非也也實謂也末應
有明德誓三篇終篇
未嘗誓也

○音釋云王曰者史臣追稱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則是以臣犯君各不正言不順矣

王耕野曰聰明作元后蓋合萬國而聽於一人其奉直而錯枉是而非必無纖毫造差而後足以服天下非極聰明者不能故商書亦言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實作則

△孟子公孫丑篇云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骸也

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上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會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改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

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

△音釋云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為紂陸氏遂以立政篇受德為紂之字此却非是立政自以桀德與受德對稱耳

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哲言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

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

炙忠良劓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勳未集沈湎交反陂班糜反劓空胡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

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劓剔割剝也

皇甫謐云紂剖比于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

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音釋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政八百諸侯皆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
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更踴踴也武王言
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
商今諸侯皆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
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
牲燔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
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
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
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
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
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

△音釋云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軍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為六師故曰有臣三千
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六軍矣

○旁通云輔纂引林
氏云凡勝負之理力
同則有德者勝德同
則有義者勝度德投
善惡也度義投曲直
也

○同云輯纂引余氏
云此謂百萬曰億洛
誥訓十萬曰億新安
陳氏曰韋昭註楚語
云十萬曰億古數也
秦改以萬萬為億今
解尚書合主十萬為
億之說百萬為億未
見所本

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
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道有得於身也義宜

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
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
賢義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
德德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
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
叛親離寡助之至九
且不同况德與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旁通云唐孔氏曰
紂之惡如繩貫物其
貫已滿

△同云家訓太社土
神也故知家土為太
社孫炎爾雅註云宜
者宜末見福佑也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
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
縱者與
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

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致也冢土太

上文言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
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
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

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宣乎社
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
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
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
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求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於民民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
我一人除其邪穢求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
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
地在西從武

△旁通云一月武成
傳是建寅月所以知
戊午為二十八日者
以武成云惟一月壬
辰旁死魄旁死魄為
初二日則此月朔辛
卯也數至戊午可知

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上有衆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

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營權

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

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擊黷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若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

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

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

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憂恻

△旁通云朱子曰喪失他國也

○同云輯纂引胡氏曰按蔡傳言伐商以夜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疏云訓戎為兵是以兵誅紂也

△旁通云文母文王正妃是為太姒邑姜武王后也

○音釋云邑姜左傳註武王后齊太公女也○論語泰伯管仲有之

朕上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古者去國為喪元

良微子也諫輔比于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之應乎襲重也言我之慶協我之上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

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徃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皆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廣韻五卷唐陳州司馬孫愐著

子湯有光當從孟子集註傳諸子湯之為益明白太過集註曰此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

△孟子梁惠王下篇
有之
○旁通云于湯有光
此光字屬成湯非武
王尤光於成湯也故
蔡傳云湯之心為益
明自又云湯之心驗
之武而益顯武主甲
伐所以有光於湯者
蓋言成湯公天下之
心經六百年其慙未
解至武王而始得明
自如云在今且為他
發潛德之幽光耳非
武王之夸辭也

于湯有光揚舉侵人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
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
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
紂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
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
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
約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
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
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太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一不
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
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

古者天子六軍太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
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
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
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一旁通云典常之理
即仁義禮智信也此
皆天理之自然人心
之固有謂之顯道猶
言明命也

△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

四海崇信茲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

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

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

恭行天罰勸側略反痛音鋪○勸所也孔氏

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口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

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

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

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

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

壇冬日至而祭天之主宰者是為昊天上帝於郊故謂之郊社土神古天子諸侯於公宮

之右為壇以祭之○同云淫謂過淫巧過於可者也

△音釋云姐已紂之正妃有蘇氏女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又按公羊傳

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

髮文身范甯註祝斷也陸云斷音短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非斷決之斷

音與短同也今祭傳乃云然降是喪亡

則是讀為斷決之斷而為祝音矣宜從孔傳為是

輒墮炭中姐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

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

放逐之屏棄先主之法囚奴中止之上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九不怠

敬行天罰乎

△孟子梁惠王下篇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見左傳宣公二年。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天下。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眾士而殄絕滅汝之世讎也。迪，蹈也。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眾庶。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顯于西土，言其德之輝

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上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

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商周之不敵，見左傳桓公十一年。

△音釋云：朝歌紂所都邑，今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

△旁通云以一月為辛卯朔大盡則二月當辛酉朔而甲子在初四

○同云蔡氏云王無自用鉞之理者以史記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此事必非聖人所為而後為武王萬世之累故特於此因左杖之文直書曰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破司馬遷之說况經無其事乎

牧誓之文當周家勃興之日史臣當文才者奮筆所作故其文有氣焰有精采而嚴肅中人台溫雅比之表亦當廣異其正大光明何如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二月四日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主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

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髡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也戰于楯矛亦

△旁通云周之軍制無專統千人者惟有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故古註以千夫長為師帥則周禮云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蔡氏不據之者以周禮為天子之制恐不同耳然六軍三軍雖不同而各軍之制自軍將以下至五人為伍則皆同也

王魯爾曰牧野之役諸侯之師皆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皆不期而來會者也彼諸侯何者而亦蓋受播告之書李趙惟恐後彼八國者何為而亦蓋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雅無播告之書有聞者必求後世欲夸張而後

△左傳文公十六年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人率百濮聚於選地將伐楚

之遂於八字下又加百字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言可謂妄與

△疏云以牝雞之鳴
喻婦人知外事

載之屬長一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擊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主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五箇通字錯落疊用
是古文本色

△旁通云：古註云：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愚按紂有同祖之弟，又有同母親弟，故經言王父母弟同。分字直文也。蔡氏言：紂主文，疏則包之矣。疏引不雅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母弟謂同母弟也。

○國語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已女焉。

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尤于商邑。婦房在反。○肆，陳答報也。

婦，姐已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姐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茲尤于商邑。蓋紂惑於姐已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也。勗，勉也。齊，進趨也。

△旁通云坐作進退
太司馬文也車徒皆
坐車徒皆作作起也
進車驟徒趨也退鳴
鐘且卻也
○同云攻殺擊刺之
法如車三發徒三
刺之類

△音釋云豹類脂反
豹屬出貉國牙陸云
馬本作獲禁也
克奔不拒我而奔敗者
也役西王使王之役也
夫仁者之兵何用多擊

△楊升菴集四十一云王朝步自周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
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曰夫子勗哉曰勗哉夫
子錯綜用之末乃以所
弗勗激戒之文氣跌宕
有力

△音釋云孔疏云魄
者月輪郭無光處也
朔後明生而魄死登
後明死而魄生
○旁通云死魄朔也
漢律歷志文也○正

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
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

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

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

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胡官反貔類脂

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

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

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

言之口豈獨此為全

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史氏記武王伐歸獸祀羣神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

日二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成

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自故曰

義云湖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旁近也
○旁通云翼輔也以此鳥為主則明日為輔翼此日者故以明日為翼日

△旁通云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

○禮記註鮮以血塗之也

旁死鬼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鬼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弗服故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主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

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申鮮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音釋云孔疏云是年四月巳五朔十九日丁未二十一日庚戌也朱子清廟詩傳云駿大而疾也
○旁通云籩豆形制三同名以竹木而分也

△旁通云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疎也○此當在百土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鬼庶邦冢君暨百土受命于周生鬼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旁通云詩會頌闕宮之辭朱子云翦斷也太王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述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

○音釋云凡九年崩按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為西伯則至己巳歲纔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為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美里之囚十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

封於郃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

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

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勳大受天

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

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

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

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

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

○周禮註云鼎事亦用祭事也

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退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秦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

○此當在干征伐商之下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音釋云篚篚盛玄黃。說文云篚。飯器也。篚似篋。引實實玄黃于篚。一字不當兼用。

△孟子盡心下篇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也。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木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之流也

○音釋云此于墓在衛州汲縣史記云武王命閔大封此于墓

○大雅大明詩云散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

封比于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命勝商之命也

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

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

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

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

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

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

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

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

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

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

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

○旁通朱子書說云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

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不是武王殺他乃

紂之人自踐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間族居

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賤

窮賜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

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

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

表其間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因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

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

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未

△旁通云列爵惟五愚按此列於邦國之

爵也若朝廷之爵則公孤卿大夫士亦五

等也分土惟三愚按此亦頒於邦國之地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視伯元土受地視子男亦三等也謂之內諸侯
○同云愚按長幼即兄弟誤重書而遺朋友當改正
○音釋云五典之教按舜典五典五品臯陶謨周官君牙五典蔡氏所釋並同而此五教之目有兄弟而闕朋友柯也言長幼則該兄弟矣

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未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太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彘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
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
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書經卷四

武成

干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問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龜庶邦家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列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城
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
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

△旁通云劉氏原父
贊父王氏介甫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
定讀如此太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鬼
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
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日宜繫
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鬼在丁未庚戌之
後蓋不知生鬼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
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
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
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
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

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
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
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
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
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辭以
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
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
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
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
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
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
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漢志前漢五行志
此書王者統天立極之大
典也其綱目為最明其義
理為最密其功用為最廣
其辭為最麗此是人居治
之心法也

△音釋云朝饒史記
索隱云音潮仙以有
泐水名漢志樂浪郡
有朝鮮縣註云武王
封箕子於此
○旁通云漢樂浪郡
故朝鮮國也周秦時
與中國絕武帝元封
三年始開

天陰陽下民是無形聲
可驗故武王不知彝倫
所敘何由蓋治天下不
叙彝倫使君臣父子
下則天下治若不叙
下則彝倫亂何由而
得其叙哉

△詩大雅蒸民之篇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
日祀者因箕子之
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
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對于朝鮮而不
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
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
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
也天以是道界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
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
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
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職曰反相去聲
乃言者難辭重
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
爵也隲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

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
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
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
陞音因汨音骨敷音姑乃言者重其
攸叙答也陞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
類敷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
範九疇治天下之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
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
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
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

△音釋云敷都故反
以上序武王箕子問答
有九疇以維持之則彝倫
叙無大疇以維持之則彝
倫亂是九疇自九疇彝
倫自彝倫彝倫是人之
五常九疇是治天下之大
法而傳以彝倫之叙以
備其叙九疇之所叙者
非也

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
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
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
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策之以成九類易
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
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
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七左三右七二
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

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音釋云初上朱子
云一下當讀下八句
做此後章一五行却
與此異
以上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獨合永傳作饗是
咸史記作畏
王耕野曰治天下莫急於五行所以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民非水火不生故九
疇以五行為先人君所養而後可以脩己政次之以五事己既脩而後可以治人故次之以
八政五紀是作曆以合天皇極是人君以身立教三德是生民之以刑賞然人有不能決

則相率而聽于天七稽疑也庶徵則因致驗之身于天者以法之者驗五福六
極是因功驗之身于天者以勸之者也
而其中蓋無所不備也

網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
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
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所以建極
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入也福極者
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
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
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
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
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
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
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
以三德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
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
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
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史記漢石經並不複
舉一二等字故刪

五行非泛論造化指五材言
之乃養民之六府耳故未
歸着于鹹若酸辛甘而加
以五作字曰者出于自然
作者出于人力

○旁通云潤下潤濕
而下流炎上炎熱而
上外曲直謂生而曲
與直從革謂可因可
革種曰稼斂曰穡

○風云五行之聲水
羽火徵木角金商土
宮也五行之色水黑

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精火焦木羶金腥土香也
○音釋云稼穡以德音真氏云上之用盛於稼穡以用字代德字為優五行之味孔疏云
水久浸變為鹵故鹹火焚物焦故苦木實多酸金在火有腥氣近辛土生五穀味甘

○旁通云潤下炎上曲直從革而謂之性者是就水火木金之體而言蓋四者形而後有
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為體於土
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有此養人之德也故不可以為性也

傳
五事者何明五者人之所當
從事者也蓋人之百倫欲
其善又將謀聖而已然書
○折謀聖未於恭從明聰
○恭從明聰庸主於德言
○視聽思人之正之性事
乎此五者足矣通家
○意同皆歸重在末五箇
○作字上
○以五事統言視聽思聰
○分配水火木金土其無遺

△旁通云其次敘與
五行同動容貌發言
語視色聽聲思其所
思皆人事也故謂之
五事精之潤澤者為
貌如水之浸潤故屬
水氣之發揚者為言
如火之炎上故屬火
又貌者精之榮也故

△三五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也天一生水地土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

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

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

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

稼穡以德音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

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

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

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

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

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

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

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

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

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

為水言者心之聲也。故為火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內虛而氣接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聲揚耳虛則聽收。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体思者心之用。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以思屬上也。

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旁通云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序四時時有三月故二月為天道小變之節。晦為前月之終朔為後月之始。○同云經星。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宿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如杼之緯。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

○十二次。自亥榜至。娠嘗各有界限詳見彙典。○音釋云。躔說文踐也。星所履行故曰躔。○旁通云在天為度。在歲為日。躔者日行於度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

△旁通云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

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

欽摩如張良言如韓信守如蕭何也

一言一動之後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澤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淨朋比德者

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怡

而康而色夫君若怒則懼而傳言也

△旁通云帝念哉之念言人君於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念之而不忘當如帝舜之念皋陶也見大禹謨○同云歸斯受之受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如孟子所謂逃楊墨而飯儒者有可與為善之機也故飯斯受之見孟子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庶民

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怡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

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歛福錫

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

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

盡心下篇
執獨庶民之

△旁通云此一節兼言民人又以繁獨為庶民之微者故以結上章未高明為有位之尊者故以冠下章之首也

右福祿傳是為結尾

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外各為不通矣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癸獨庶民之至微者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

咎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

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

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

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

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

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

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

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

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

五言皇極皇建其有極皇歸其有極不有四字右皇極經

△旁通云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性字下當補之正二字性與氣雜情與欲流未必皆正故皇極之君以齊理為訓惟欲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

○周禮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主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起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左傳文公四年商書曰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杜注言各當以剛柔
勝于本性乃能成全
也似宜從孔注世平
常用正直治之是也

△旁通云此三德之
在君者所謂為政以
德德者世治之本也
人君道全德備剛柔
正直各臻其極隨所
遇而應之爾

右三德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

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

明。柔克。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

福守。牽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

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

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

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

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

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

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

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

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

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

△旁通云前皇極傳云作姪作惡好惡加之意也此云作福作威亦以威福加入之意如
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類

極者蓋
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

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忒。惕德反。○頗

也。僭。踰也。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

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

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旁通云頗。普多反
與無偏無陂同。訓不
平。權本作無偏無頗
唐玄宗以頗。不協義
字。頗。詔改為陂。事見
郭忠恕佩觿

右皇極傳

△旁通云此五者雖無一二之次然立言自命五行之生及蓋龜兆隨時而見不如五事有先後之倫也

△左傳僖公十五年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

為風長為山其卦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
○晉語云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入是也
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有利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
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
如兩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此占卦也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入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一行忒凡七兩霽蒙驛克
蒙驛克也占一貞悔也行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
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上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

△旁通云疏曰此三人占是也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一曰瓦兆一曰原兆
兆筮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

△旁通云卜筮有六條第一是大同最吉第二是君從第二卿士從第四庶民從此皆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為次上第五條次以第六條最凶

右稽疑傳

○禮記表記篇云卜筮不相襲也古註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左傳僖公四年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

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里而龜筮不傳云

△旁通云按朱子太極圖解水陰盛故為雨火陽盛故為暘木陽燥故為燠金陰燥故為寒土沖氣故為風此序亦與五行生序同

一曰水在事為貌在徵為雨二曰火在事為言在徵為暘三曰木在事為視在徵為燠四曰金在事為聽在徵為寒五曰土在事為思在徵為風皆自然之合也

○漢書五行志引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

公于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叙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叙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左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孤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燠屬火燠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

狐突歎曰危涼冬殺
金寒珠離胡可憐也
師古曰金行在西是
謂之寒

△音釋云滂即到反
水淹也

五事須言視聽思

右庶長傳

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象
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
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
則滂雨少則旱是極備
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

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

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

若曰蒙恒風若在妄僭差豫急急迫蒙昧也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
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

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
休徵應其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
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
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
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
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
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德民用

章家用平康歲月日時二者雨暘燠寒風不失
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
五紀傳文
五紀歲月日星曆

以上五紀傳文

△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及巽在東南為風風勝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入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禰滂沱矣言多雨也晉志亦信軫主風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兌

○朱子語錄云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又網漚魚底又子亦謂之畢漚魚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

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

從星惟月
為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終命。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

命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

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

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

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

△旁通云董氏曰自
初一日五行至威用
六極禹之本丈九疇
之經也自一五行至
篇終箕子叙論九疇
之傳也先經以明其
綱後傳以詳其目洪
範可得而讀矣大抵
一二三四皆經常之
疇法天以治乎人者
也六七八九皆權變
之疇即入以驗諸天
者也而五皇極一疇
則守常制變之主與
天為從為民之則者
也

△同云福有五而極有六者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旅葵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矣而太保諄諄告之與教亦兒相似
若自後世言之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按五峯胡氏皇王大紀以旅葵為成王時書今觀
篇中有用訓于王之語必非武王也人但見篇首有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為武王之書

武王克商才六年而
崩遠國來朝正在成
王時如肅慎越裳皆
是也

旅葵 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
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
旅葵名篇今
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左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

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首

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

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大

高四尺曰葵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

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躡階而走靈公

呼葵而屬之葵亦躡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

△周禮註云東方曰
夷南方曰蠻四八周
之所服國數也爾雅
註疏云東夷有九種
一曰玄菟二曰樂浪
三曰高麗四曰浦節
五曰島夷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
九曰天鄙八蠻者李
云一曰天竺二曰

凌首三日焦備四日
跋踵五日穿胸六日
僂耳七日狗軼八日
旁脊

○靈夷戎狄所獻見
汲冢周書土會篇

△正義云玄纁纁紉
供服也櫛櫛著身供
食也羽毛齒革瑤現
禮儀供器用也

管見曰黃玉亦德之所致
互文身

△音釋云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事見國語此昭德之致也分魯以夏后氏之璜音黃美玉
各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此分寶玉也

△孟子盡心下篇云
動於周旋中禮者盛
德之至也
○論語鄉黨篇云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

△旁通云不為擊色

人意猛而善博入者異於常夫非特以其高
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
此旅獒之本序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

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
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

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
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
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
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

小人罔以盡其力盡于忍反○德盛則動容

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
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

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
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患而神亦
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

所殺也心哉云心為
形役乃獸乃禽

△音釋云狎侮君子
謙狎侮小人亦玩人
之事不當獨言君子

其正
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
子之事玩物即上文

不役耳自之事德者已
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
已之志以道而寧則

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
受在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
其中古昔聖賢
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

△史記云穆王將征
犬戎祭公謀父諫王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飯自是荒服
者不至

△旁通董氏曰聖人
不以細行而不謹大

臣不以細過而不諫
此古之所以君明臣

良而後世鮮儼也漢
文帝無太保之訓而
却千里馬其賢矣哉

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適

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
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

至此章凡三節至所
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
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

字最有意義一簣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
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弊而言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
則生民保

其居而王業可求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
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

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滕 勝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

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篇。今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陸，記告神之辭也。自乃上至乃，乃瘳，記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旁通云：王自休曰：滕，緘也。以金緘封若，今鎖然鄭氏曰：凡藏秘書皆然，非始周公。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也。弗豫，不悅豫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

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滕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

而憂惱我先王也。蓋欲二公之上也。

△公乃自以為功，為二壇，同壇為壇，於南方。

△音釋云：欲乞約反。止也。俗作却，非。蓋因草書而變也。

△旁通云築玉封土也除地平地也

以上又叙將告神之事也

○雲漢之詩既卒既

盡用也

○周禮冬官玉人云

裸圭尺有二寸有瓊

以祀廟璜如盤其柄

為圭也

○音釋云裸圭見典

瑞孔傳云置璧三王

之坐周公秉相圭為

誓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壇上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

地曰壇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

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

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

先主周公卻二公之上而乃自以為功者蓋

二公不過上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

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

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

又二公穆上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

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

於宗廟而特為壇壇以自禱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

居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

候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

某武王也邁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

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

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

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

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

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

若老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

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

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又意

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

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

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

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

難

△音釋云詳經意謂武王既為宗祀繼王業之丕子則佑護之者其責在三王于天者謂三王之靈在于天也與下文子孫于地語意相應武王於太王王季為元孫於文王為丕子周公對三王互稱之又與下文定爾子孫語意相應

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
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
應驗而况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旁通云林氏曰且
多材藝元孫之死不
若且之死元孫能畏
服四方則且之生不
若元孫之生
○音釋云若考之若
宜訓為如亦與下文
不若相應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
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且
多材多藝不在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
服事役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

△音釋云或王受命乃者因事之辭言三王因我之請乃請命于上帝敷佑四方之民俾
武王無死而撫綏之則天下安而子孫亦定矣三王在天之靈能保定其下地子孫則四
方皆敬畏三王矣詳帝庭二字知言三王無疑蓋三王之靈在天故可請命帝庭末言使
武王不喪則天命不墜先王亦有廟祀之可依又申言上文護祐不亡之責也

△音釋云即就也即
命于元龜與虞書命
于元龜同謂命之於
龜也即字當訓為即
時之意
以上記告神之辭也

寶命我先王亦求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
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上帝之庭布
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
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
命庶先王之祀亦求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
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也歸
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壁與珪言
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
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
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

新命之新當作親言親
命乃命告之謂也

△音釋云管與鑰通
即今鎖也周禮管鑰
左傳北門之管亦皆
謂鑰鑰形如管鑰
中以及受鑰故或名管
或名鑰以形如竹管
也

△旁通云薛氏曰
與詩爾爾爾爾無
各言之其同周禮
人云凡卜君占體木
夫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析然證以詩之語
則卜看兆體亦可通
上下言也

△音釋云兆之體周禮
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
之體皆百有一干又
占人云凡卜筮君占
體註謂兆象也

△旁通云林氏曰請代
武王之死者周公之
本心也王褒而公不
死者天也非人之所
能為也

△音釋云武王既喪
按經世紀年武王已
巳歲即位至十二年
辛巳克商壬午有疾
居東及成王歸之喪

死其親之意以見
公之達孝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鑰通。卜筮必立三人
以相參考。二龜者二
人所卜之龜也。習重
也。謂三龜之兆。一
同開籥見卜兆之書
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主

惟永終是圖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之吉。王疾其無所害
我新受三王之命而
求終是圖矣。茲攸俟
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
武王也。言三王能念
我武王使之安也。詳
此言新命于三主不
言新命于天。以見果
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
勝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價藏。上
書之價。金勝。以金
緘之也。翼日。公歸
之明日也。瘳。愈也。
按金勝之匱。乃周家
藏卜筮書之物。每卜
則以告神之辭。書於
冊。既卜則納冊於匱
而藏之。前後卜皆如
此。故前周公乃卜三
龜。一習吉。啓籥見
書者。啓此匱也。後
成王遇風雷之變。欲
卜啓金勝者。亦啓此
匱也。蓋卜筮之物。先
王不敢褻。故金勝其
匱而藏之。非周公始
為此匱藏此冊。自
鮮訖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
群弟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

也。管叔名鮮武王弟
周公兄也。群弟蔡叔
度霍叔處也。

言流公周記下以

軼之瘳病之王記上以

而獲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

○旁通程子錄云武王克商七年而崩子成王謚立成王年十三周公為冢宰攝行天子事據此則武王克商二年病時成王僅不歲故不知事至此十三歲而即位

○音釋云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詩傳鳴鴉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

○詩疏云流謂水流造作虛言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鳴鴉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勤斯勤子之罔斯

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謂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避居東都未如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避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鴉王亦未敢誚公
○鳴鴉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禾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

△旁通程子曰鳴鴉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

○同云讓責也曰民日王欲銷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

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獲胡
弁皮變反。○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將下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俱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孰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徃皮首尾又自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大全云如蔡點常云我莫敢言耳說文勿莫也

△旁通云按陸氏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逆

公命我勿敢言周公上武王之疾。二公未
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白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
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
啓金滕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

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王出郊夫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

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群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此篇本金縢中事然周公代武王事在三監及淮夷叛之前故以編次金縢後三監是管蔡霍三叔為殷監者然三監淮夷並稱則武庚祿父亦在其中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其字。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上陳惟若茲意那若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及復誥諭之也。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書中亦用字只如字讀言不見與字於上天也

△凶言言武王崩也大歷所謂天之歷數昭者昭行之也大歷昭三字連讀非

○小雅節南山之詩云不弔吳夫亂靡有定

已亦與前歌字同發語詩傳曰發語數辭也是

△音釋云音彼義及用朱子語錄從王荆公讀屬下此

數黃言下所云二句傳曰布行大道非茶註曰脩明其典章法度也非

自有大難至亦不靜十二字是前卜辭大難乃武庚之叛也越茲春茲般小腆六字可連讀

△旁通韻會云紹介行也謂行人之副也書疏云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林氏曰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

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

恤也猶詩言不弔吳夫之用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

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

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徃求朕攸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

天降威用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

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

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

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

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難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春寧王武王也

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

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意惟上之以此龜則天之明曉可見天降威言武王崩我國有証言君叔流言曰子復之曰武庚之言也

△左傳宣公十四年云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預云以此其邊鄙是與亡國同○同云子產曰鄭鄙邑也子展曰鄙我是欲託言楚欲以鄭為鄙邑

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大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天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千救寧

△音釋云武繼以繼訓武雖木爾雅然謂救安商邦而繼武主於一向文義破碎不如孔傳云救安武事或云寧武謂武王猶稱寧考武王也

○左傳成公十三年文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且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上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上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子

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天彼天誅也大即天誅
之大事也與前數言同文
意

音釋云卯五剛反朱子語錄云卯即我字沈存中謂秦語不音故謂之卯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子小子考翼不
可征王害不違下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
王違下之言也邦君御事
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
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官邦君之室謂二三叔
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
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
違下而
勿征乎

△肆子冲人求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
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子冲人不卯

義字難讀義善也如言善
哉

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
無忘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卯五剛反
此音秘
造為卯我也故我冲人亦求思其事之艱大
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鯨寡深可哀也然
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
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
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
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
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
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巳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與我小邦周寧王惟上用克綏受茲命今天

△音釋云相去聲

其相民矧亦惟上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木
基上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
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
下亦惟上用所謂朕夢協朕上襲于休祥是
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上是用
是上而先主下而小民莫不用上而我獨可
廢下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
蓋輔成我不不基業其可違也
天明即上文所謂經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天闕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

△音釋云呼去聲不
部鄙反下同多難去
聲治平聲

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
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閱音秘○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
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
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
王若此之勤勞哉閱者否閉而不通恣者艱
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不閉艱難國家多難
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
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
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
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
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
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恣我

民若有疾者。四國勤瘁。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率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

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昔前白

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

音釋云菑莊持反。舊註始去草也。

○孟子離婁上篇云。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朱註云昔者前日也。

養民者作長

△音釋云厥音斯。役也。漢書廝養卒註析。新曰廝炊也。曰養。兄考喻武王友喻管蔡。子喻成王。民喻邦君御事。

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

未諱。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

勸其功伐也

詳放也言放伐也

△仲虺之誥篇云用
爽厥師

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
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伐是
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
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
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入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
故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
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
邦言昔武王之明天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
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

○音釋云易夷益及下岡

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
於征伐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
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
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
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
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
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棗忱
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棗忱天
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
不足以為當之况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閔
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
棗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
何疑哉

△子求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

指漢書作吉是也

朕カ敢カ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夫之去草必絕其根夫

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予曷其極上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下

陳惟若茲我我何敢盡欲用上敢不從爾勿征征

疆土之理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上而并上

去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上之上

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上言然其上原天上

命下述得入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功

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詩詩乎乎

民生之休成家國之興喪隳惻切至不能自自

△音釋云斷都玩反下同復音腹知音與去聲

已而及復終始乎上之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

祀史錄其詰命以為此篇今文無言文有

△旁通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賔待之非欲臣之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曰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王祀也言考古制尊崇

至此始封也

△論語八佾篇有之

○音釋云。腦音煩。祭肉也。見左傳。魯公二十四年。

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賈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矣。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主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乃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疆。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

大甲。上篇有之。伊訓篇有之。

△音釋云。抱祭器。周事。見史記。然引此則又與微子篇傳不協矣。

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有無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以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肅。道令善。聞。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舉。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

△旁通云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宋國即隋之宋州唐之睢陽郡宋升應天府今為歸德府屬河南有微子墓

△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司服云公之服自多冕而下如玉之服

○周頌振鷺篇云在彼無惡在此無讟

○音釋云上公服命孔傳祖服命數孔疏云服謂設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然孔傳於康誥明乃服命但釋云所行之命反似明直也

忘也。欽。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治也。宋毫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

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

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主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

範。毗。輔。式。法。敷。麻。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僭。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

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

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入。

侑。三家。僭。雜。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息言汝往之。

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

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

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

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

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

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

△音釋云康叔。孔傳云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此以管蔡霍例之也。鄭玄以康為謚。號按今世所傳。汲冢周書。克股篇云。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召公奭。贊采。師尚父。

室我乃命召公釋箕
子之囚命原公衛叔
出百姓之囚與蔡氏
所引不同采事也布
茲史記周紀註茲者
籍席之名索隱云茲
一作立公明草也言
茲舉成器爾雅釋器
云蓍謂之茲茲者蓍
席也

○旁通云武王年九
十三而終克商後七
年而崩則克商時已
八十六歲及至分封
則近九十矣

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
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
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
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
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
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
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
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
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
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
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
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
即位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
水衛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
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
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

清吳華甫曰篇首
四十八字乃大誥篇
末簡誤脫在北篇
之首也此說與前
氏以為洛誥篇錯
簡誤大誥篇以大
誥二字為大誥二
字誤前後誤

△國風東山之詩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公攝政
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士百官
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
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
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
洛誥之文當在周
公拜手稽首之上

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
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
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
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武王封康叔於衛之辭。明達者治民之本。慎罰者治民之要。以厚為篇。夫網終篇不出此二事。

△音釋云左氏曰明德慎罰見成公二年。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孟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明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

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故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禮戎殷誕受

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禮壹計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

文王用能敬賢計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釐西土之人估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卦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禮戎殷武王

△大禹謨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以下欲康叔明德

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致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適音聿，音述。○此下明德也。適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

△益稷篇云：禹曰：安汝止云。

○周易太畜卦象辭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適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音釋云恫音通陸
又敢動及瘰姑還反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
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愁不懋恫音通瘰姑還反。○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音釋云應去聲

朝川善危曰康語上云作
新大邑下本作新康作新
于字同也蓋或王封康叔
於衛而語之即封之
舊邑民即周之新民其
曰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亦改作更始之義

此段康叔謹對

災一本作哉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

△音釋云稱平聲治去聲

△音釋云稱平聲治去聲
保愛護也赤與尺通謂一尺之子也春風堂隨筆云古以二歲半為一尺漢書黃詔傳注云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亦通所謂如保赤子言其使愛之方也○大田元貞曰保赤好慈也如保赤子仁也故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云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有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

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

其康又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其康又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刑殺者天之所以

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文按即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

△音釋云準限之義說文云射的也註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門中擊為臬故兼取二義

△旁通東齋陳氏曰
要者結罪之辭要囚
謂結定其囚之罪也
蔽要囚謂斷其所結
定之囚猶今世引斷
也今世大辟囚已結
罪後猶有審覆經年
者

申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
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
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
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

囚要囚獄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
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日時敘惟曰未

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

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
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

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
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
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
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
之所由不中
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

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却小

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
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

畏死罔弗斃斃音敏斃徒對反越顛越也

△正義曰顛越人謂
不死而傷

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干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音釋云弔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作罰句絕

△孟子離婁上篇云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孝經第十章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旁通新安陳氏曰蔡訓憂為法未見所本愚按釋詁以勉羣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

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立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疎

書經卷四 五十一

法則律憂皆訓常執
註云皆謂常法耳疏
引不牽大憂蔡氏蓋
據此也

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憂訖黜反○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于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已而巳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君長指康叔而言也

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疎厥君也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

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以下欲其以德行

△詩下武篇云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朱註云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

△音釋云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於下章傳首有又言二字可見今補之曰言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鑑所謂以德行罰也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也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

△音釋云無與毋通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

天其罰極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狼狽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極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日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彙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也此欲其不用罰而用母作可以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

書經卷四

六十一

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疪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

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專忽我言用安洽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音釋云肆未詳按梓材篇從爾雅訓肆為今此章亦當從之

△音釋云皆為去聲下命而為自為國為邦為實為自為並如字餘皆去聲稱于聲下並同應平聲圻與畿同復音腹

酒誥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

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

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那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

裴徂那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

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

下君與書首稱君與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

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太誥首稱大

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

武王受故都之書

△旁通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薛氏曰妹古沫字水名因水各地毛詩傳云沫衛邑也
○詩鄘風桑中篇云爰采唐矣沫之鄉矣

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誥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各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誌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及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沫鄉

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誌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言文王誥誌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誌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誌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誌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旁通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訓耶穆穆之證非也
○疏云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

△旁通新安陳氏曰
天降命與天降威當
對觀設酒之初意本
為祭禮乃天之降命
也酒之流生禱亦天
之降威也酒一而已
用以祀者此酒也喪
德喪邦者亦此酒也

△旁通蔡初王氏曰
肇訓敏本可曉愚按
釋言云肇敏也郭云
肇牽車牛蔡氏正振
此而崇初妄譏甚矣
學不可不博
○音釋云純大純字
或屬上句或屬下句
皆當釋為專一之義
訓大未安肇敏見爾
雅釋言郭註引書云
肇牽車牛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
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
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
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
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

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
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且生為子孫者亦
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
小德小德太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毋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於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習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音釋云羞養蔡氏
前羞字訓養後羞字
訓進均言克羞而異
訓不可也按羞亦訓
膳周禮所謂庶羞也
克羞者惟君謂能以
膳羞奉者老供君上
也惟語助辭與庸貢
惟木同克羞饋祀謂
能以膳羞饋祀鬼神
也或云庶民無享君
上之禮然觀幽七月
之卒章則古亦或有
之况都邑卿遂之長
於庶民亦有君臣之
義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
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
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
德求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庶士之臣也伯
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
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
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
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焉之
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
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
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

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

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來不
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
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
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
不道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
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
成德之士矣而何
憂其酒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蔡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
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
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往自之邦君御事
小子也言文王德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閭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音釋云相去聲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
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
其敢崇飲殷先哲主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
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
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
入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
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
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
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
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音釋云辟必益反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
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
祗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
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
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
畏不服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
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
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
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
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

△音釋云易東益反
洪音益

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
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幸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盡迄力反狠下
墾反罹鄰知反。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
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於政命
今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
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

△音釋云無與毋通
監音監下同

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
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
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
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
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
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
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
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
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
不大監撫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
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

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帝通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

△子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于酒。劼，立入反。圻，與畿同。劼，用力也。汝，當用九戒。謹，殷之賢臣。

○音釋云：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並見周禮。春官主封圻，周禮封人為畿封，註云：畿上右封若今時界也。又太司馬制畿封國，註云：立封於疆以為界，又王畿之外九服為九畿，註云：畿猶限也。

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酒于酒也。此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忠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

△孟子萬章下篇云：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未與之友而不可。

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

得也

△史記註云漢律三
人已上無故羣飲罰
金故賜酺得合羣飲
食酒誥群飲之執其
類此與

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
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

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

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

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

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

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

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

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士雖

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恤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

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

之享言殷諸臣百士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

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

汝弗恤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辨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士之類

言康叔不洽其諸臣百士之酒

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音釋云蠲圭玄反

梓材一篇言用賢施刑治國安民之道

△音釋云治平聲辟毗亦反比里履反別筆列反斷從玩反屬音燭監視之監音鑿啓監之監古衙反強上聲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入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

△旁通正義云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
○音釋云都家周禮都司馬家司馬註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謂卿大夫采地
或曰陸厥臣二字衍文連者先達之達言稱其才德顯達也註欠明
○孟子離婁上篇云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集一國慕之

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沉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

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皆謂賢事曰用焉殺曰
者曰無謂我晉虐是死
刑之中者賢成也曰殺
曰賜婦曰引養引恬是皆
治國安民之道亦因賢成也

△旁通云蓋商紂之
時其民多有為惡者
康叔於此不置追各
於既往而與之更新
可也

○旁通云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資給資給之資當作資以貴資之也○漢律所謂痕也痕說文云歐傷也諸氏切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
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
之無間者
惟邦君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

勞肆徂姦宥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

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

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

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痕
也此章文
多未詳

○音釋云漢薛宣傳註以殺手歐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癢者律謂痕瘡師古
曰痕音修
王啓監是自王命康叔為衛侯也乃云開置監官而應前邦君字

△音釋云為去聲無
與毋通茲句絕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

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

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
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
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
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賑屬之使有所歸保
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
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
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
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聲以戕虐人

○旁通云受紂也非
授受之受東齊陳氏
曰康叔孟侯故稱之
為監

若稽田以下二喻治國施刑之道皆言序先後而明德為本故有式典又用德之語治國之道此篇書之矣

△旁通云敷廣也爾雅云田一歲曰備郭璞云江東呼初耕地反軍為備

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說文云墜仰塗地

敷梁傳註云茨謂茅蓋屋也

正義云墜是米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

陳東齋云具粗曰樸致巧曰斲

○音釋云梓材馬云治木器曰梓孔傳云梓人治木為器樸匹角反馬云未成器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墾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

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既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墍采色之名敷

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墍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音釋云夾音協

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墾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

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既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墍采色之名敷

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墍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墾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

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既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墍采色之名敷

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墍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墾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

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既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墍采色之名敷

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墍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旁通新安陳氏曰
蔡氏訛釋為今未安
愚按釋詁云肆故今
也郭云肆既為故又
為今今亦為故故亦
為今蔡氏正據此陳
氏未考耳

△音釋云讀音豆強
上聲

命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
命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
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求命

用攸碑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

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

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

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

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朝禮考之天子以

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

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改監以下

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